

福音本地化之典範

雷鳴遠神父踐行「仁義」

趙維雅¹

本文首先肯定「仁義」為中國文化的基本價值；進而探究雷鳴遠神父如何以儒家的仁義為切入點，進入福音的核心；最後祈能探索一條以仁義為線索的福音本地化之路，使「仁義的神學」與福音中的愛和正義相遇相知。

作為近代中國天主教歷史上—位重要的人物，從教會的視角來看，雷鳴遠神父（Vincent Lebbe, 1877~1940）在推動和實踐中國天主教的本地化進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雷震遠神父說：「雷鳴遠神父不愧為現代宗徒，人見人敬，人見人愛。其品德可直追聖方濟各·沙勿略及利瑪竇兩位傳教先鋒」²。筆者試由儒家的仁義為起點，探究雷鳴遠神父如何在對中國文化真實價值的尊重中見證了愛與正義的福音。這對今天福音本地化的探求之路仍具有啟發意義。

本文首先概述仁義的基本價值，其次探究雷鳴遠神父如何以儒家的仁義為切入點，由仁義之門進入福音的核心；最後以雷鳴遠神父為例，探索一條以仁義為線索的福音本地化之路。

¹ 本文作者：趙維雅，德來小妹妹會修女，羅馬傳信大學傳教系神學博士。甫由輔仁聖博敏神學院結束博士後研究，返回義大利。

² 趙雅博，《雷鳴遠神父傳》（台中：耀漢小兄弟會，1990），1頁。

一、仁義：中國文化的基本價值

仁與義，這兩種基本美德作為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在倫理實踐方面有著歷久彌新的永恆價值。因為它們表達了對現實生活的關注和對人類的終極關懷³。筆者認為，仁義的基本價值在於其為「人」之道和「生生」之德。因為它展現了人之所「是」及人之所「生」的尊嚴與意義。

（一）仁義：為入之道

孔子說：「仁者，人也」⁴。孟子也說：「仁也者，人也」⁵。故「仁」是人的本質，人之所以為人其根本在於「仁」。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⁶。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就在於人有善良意志和道德理性，在於人對於仁義道德的追求⁷。孟子說：「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⁸？仁義之心人皆有之。這裡提到的仁義之心就是「良心」，也是孟子所謂的本心，朱熹注釋良心說：「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⁹。正

³ Cf. Zhong Ying Cheng, *New Dimensions of Confucian and Neo-Confucian Philosophy*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p. 233.

⁴ 《中庸》第廿章之二。

⁵ 《孟子·盡心章句下》十六。

⁶ 《孟子·告子上》十一。

⁷ 《孟子·離婁章句下》十九：「人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⁸ 即在某些人身上，難道沒有仁義之心嗎？《孟子·告子章句上》八。

⁹ 朱熹，《四書集注》（臺北：漢京文化，1987），147頁。

因此意¹⁰，為保存本心，人必須修煉自己¹¹。

孟子還提出了「良能」、「良知」的概念。他認為，仁義是人生而俱有的東西，不是由外部強加於人的。行仁義是出於人「本來」就有的內在要求；做人，就必須順從及實踐良知良能的要求¹²。《孝經·聖治章》指出：「天地之性，人為貴」；《易傳》也說：「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立天之道，曰陰曰陽；立地之道，曰柔曰剛；立人之道，曰仁曰義」¹³。天地之間人為貴，而人之所以「貴」就在於人有仁義道德的倫理觀念。如果能將此觀念身體力行，就是活出了人之「生」之道，同時也彰顯了身為「人」的基本價值。

（二）仁義：生生之德

眾所周知，儒家倫理的一切都是從「天道」中推演出來的。仁義自然也不例外。儒家的「天道」，實質即「生」之道，「生」是天地的根本法則，因而也是人間之「大法」¹⁴。從人道效法於天的角度而言，仁義的價值，從根本上來說，就是人順承天之「生」道，以「生」為本，在「生」的理念指引下愛「生」

¹⁰ 李凱，《孟子詮釋思想研究》（北京：人民，2015），293頁。

¹¹ 參：《孟子·告子章句上》十五。

¹² 《孟子·盡心章句上》十五：「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¹³ 原文出處：《文史哲》（濟南）2014年1期，34-46頁。

¹⁴ 張舜清，〈儒家生命倫理的原則及其實踐方式——以「生」為視角〉《哲學動態》，2011年，第10期，1頁。

與護「生」。天地廓然大公、以創生為本，人按此天意大心容物、參贊天地之化育，便是仁義之舉。

仁義乃「人」的本質，具有勸善功能，有利社會和諧。仁實際上是從不同程度和角度對「生」之理的說明¹⁵。「仁」首先意味著一種天賦的「生」性，以及人對自身生存性質及狀態的一種主體覺醒能力，人因此也擁有一種對他者生命狀態和處境的感通能力，所以儒家提出「仁者愛人」¹⁶，要求在實踐「仁」的過程中首先要做到「愛人」。惻隱之心是「仁」之萌芽，羞惡之心是「義」的開端。人只要注重培育這種仁義之性，在日常生活中對他人做到「以義為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透過感通來實踐「忠恕」，體驗和感受他者的生存狀態，人與人之間也就容易達到一種維護人人之「生」的精神共鳴，從而建立和諧的社會人際關係。從這一思想觀點出發，儒家既強調從血緣關係中引伸出的「親親之愛」，並由此推己及人，將仁愛的思想情懷推及到全體社會成員乃至於世間萬物，即「泛愛眾」¹⁷。

人人都意識到自我之「生」與他者之「生」乃至萬物之「生」存在著休戚與共的生命依賴性，從而懂得在「成己」中「成人」，在「成人」中「成己」，「立己」而「立人」，整個社會乃至整個

¹⁵ 張舜清，《儒家「生」之倫理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10），177頁。

¹⁶ 《孟子·離婁下》廿八。

¹⁷ 《孟子·盡心上》四十五提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即由親愛自己的親人進而仁愛百姓，由仁愛百姓進而愛惜萬物。

宇宙都將處在「萬物一體」的「生生」境界中。所以行仁也即實踐正義的要求¹⁸，是每個人的天定義務，也是個體生命尊嚴和意義得以實現的根本。

二、雷鳴遠神父踐行「仁義」

雷鳴遠神父踐行「仁義」的首要方式，表現為把中國人當「人」看，掃除國人對教會的成見與歧視；又根據「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¹⁹的精神原則，深入中國文化，篤行仁義之道，徹底彰顯了愛與正義的福音，維護了人之「是」及人之所「生」的尊嚴與意義。他熱愛中國人民、中國教會，「為愛中國而生、為愛中國而死」的見證貫穿他的生活和福傳工作，對今天中國天主教本地化的探求之路仍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進入主題前，筆者概括性地描述雷鳴遠神父所處天主教會的時代背景。

（一）雷鳴遠神父所在之天主教會時代背景概況

自十九世紀始，中國天主教的發展以西方傳教士主持的傳教區為基礎，自給自足，各自為政；外加西方列強保教權的保障，不受中國法律的約束，在官府前享盡優惠待遇，被不少中國人視為「庇蔭」。是以，天主教也被視為洋教。

¹⁸ 韓愈在《韓昌黎集·原道》明確提出：「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已而無待於外之謂德」。

¹⁹ 韓愈在《韓昌黎集·原道》中，把全天下當作自己般愛護的同理心，叫做仁；依據仁心而做的行為，叫做義。

然而，中國民族主義至「五四運動」勃興，1920年代進入另一高潮，並發展一股「非基運動」²⁰。可是這些守舊傳教士們的心態依舊，不願調整傳教政策以重視培育國籍教士，並由其接手主持教務，因為這些是母國母會的「產業」。許多傳教士也視一手培養的國籍教士為「學生」，所以無法接受將來要服從後輩的教權²¹。對中國有極深認識的剛恆毅在其回憶錄中指出：「當中國教徒發現傳教士的私心後，便可能投以冷淡眼光，因為他們發現了傳教士沾上外國帝國主義的疫病」²²。

對國籍教士和教徒而言，當大環境的民族意識抬頭時，中國教會卻依然由外籍傳教士壟斷，必會產生一種挫折感和失落感。而在華傳教士們因背負「產業」和保教權帶來的優勢地位之歷史包袱，再加上西方人的優越感，不願迅速回應時代變化所帶來的挑戰。面對中國教會的「停滯不前」，雷鳴遠神父深深地意識到：福音要在中國扎根，必須要進入中國人的心裡，必須打進民間的生活，進入中國文化²³。

²⁰ 即非基督教運動，1920年代由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發起的反對帝國主義利用宗教進行文化侵略的群眾運動。參：〈民國基督教會史(三)：1922~1927〉《臺大歷史學報》第10、11期(1984.12)，375~436頁。

²¹ 陳聰銘，〈從光若翰巡閱使的報告看國籍教士地位與擢升國籍主教之問題〉《哲學與文化》第44卷第11期，2017.11，102頁。

²² Celso Costantini, *Con I missionari in Cina (1922~1933). Memorie di fatti e di idee*, Volume II (Roma: Unione missionaria del clero in Italia, 1946), p. 58.

²³ 參：羅光總主教，〈雷鳴遠神父在中國天主教的地位〉《雷鳴遠

本著傳教法則，雷鳴遠神父先學習中文，在讀畢四書五經後，再研讀諸子百家²⁴。研讀結果，得曉中華文化的精髓特別表現在「仁義」二字上；而「仁義」的功效，正符合基督救世之精神。

(二) 把「中國人」視為「人」

1901年2月10日雷鳴遠神父乘船由馬賽起航來到了香港。當他坐在小船上參觀時，其印象是「中國的老百姓天下第一」。等到他在中國居留之後，又慨言道：「中國的官僚天下第一」²⁵。到達上海時，他看到了歐洲風格的大教堂亭亭玉立並有「法國的國旗在驕傲地隨風飄揚」²⁶。對他而言，這意味著西方國家對中國的霸權。同一天晚上，當他進入社區的食堂時，注意到中國神父的進餐座位被排在歐洲神父之後，無論他們的年齡和級別如何；最後到達的他，不得不坐在一個有特權的位置，只因為他是一個白種人²⁷。自上海剛到到天津時，他提著手提箱，來接客的法國神父對他說：「你做什麼！把手提箱給他

神父專刊》第1集（台中：耀漢小兄弟會，1991），26頁。

²⁴ 參：方豪，〈聞雷鳴遠將入祀忠烈祠有感〉《雷鳴遠神父專刊》第5集，39頁。

²⁵ 趙雅博，〈雷鳴遠與中國〉（台中：衛道中學，1990），3頁。

²⁶ 耀漢小兄弟會編譯，〈雷鳴遠神父書信集〉（台中：耀漢小兄弟會，1990），25頁。

²⁷ 參：Giovanni Barra, *Padre Lebbe, l'apostolo della Cina* (Brescia: Edizioni Martello, 1994), p. 35.

(指一個中國人)」。他立刻意識到了當時白種人的優越感²⁸。

在雷神父看來，福音是愛與正義的法典：對一切人，不分有色無色人種都是一樣²⁹。因為所有人在天主眼中都是寶貴而貴重的（參：依四三4）。他深入中國文化，「每七日必讀四子書，歷四十年不彀」³⁰，且與聖經並行閱讀，努力付諸實行³¹。雷神父首先改革教會的積習，以仁義（仁愛平等）精神對待教內外人士。為掃除國人對教會的成見與歧視，他1905年升任涿州總堂神父後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取下教堂懸掛的法國國旗，換上了中國的龍旗，以表明「一切民族都有自尊性和生存權」³²。他在彌撒講道中大力鼓勵教友「愛中國」，並敞開教堂大門，接納每一位教內外人士。當時的教友在神父面前猶如奴才般地「敬畏」，不許坐又不許抽煙；每次去見神父總要行叩頭大禮。雷神父將這些一一改革。他且打入社會，致力於社會慈善救濟事業，興辦貧民教育³³，以博愛之心對待每一個中國人，自達官富貴以至販夫走卒，莫不一視同仁，毫無階級觀念³⁴。

²⁸ 參：羅光總主教，〈雷鳴遠神父在中國天主教的地位〉，26頁。

²⁹ 參：趙雅博選譯，〈剛樞機筆下的雷鳴遠〉《雷鳴遠神父專刊》第4集，36頁。

³⁰ 方豪，〈聞雷鳴遠將入祀忠烈祠有感〉，39頁。

³¹ 參：同上。

³² 1912年，調任天津，他同樣取下了教堂的法國國旗，以示這是中國的教堂。參：耀漢小兄弟會編譯，〈雷鳴遠神父書信集〉，74頁。

³³ 參：趙雅博，〈雷鳴遠神父傳〉，125~126頁。

³⁴ 參：曹立珊，〈雷鳴遠神父的神修綱領〉（台中：耀漢小兄弟會，

雷鳴遠神父誓言與中國人站在一起³⁵，要成爲他們中的一員。他曾寫信給胞弟伯達說：「我要全心全靈全力做中國人，除此之外我不知道別的」³⁶。

(三) 做中國人

雷鳴遠神父遵循聖保祿宗徒的訓誨³⁷，徹徹底底地作了中國人。「只有愛才能清楚地瞭解一個人」³⁸，這始終是引導他使徒行動的格言。在抵達中國四個月後，雷神父意識到中國老百姓的生活與歐洲人有顯著的不同。他說：「那些說中國缺點多的人，不愛中國；也就是他們阻擋中國人認清中國人。中國人有缺點，完全如同我們一樣。但是中國人所有的優點和德行，西洋人反以爲是缺點」³⁹。1902年，他寫信給昔日在羅馬的同學艾典·司坦德（M. Etienne Standaert）說：「我若願意繼續做歐洲人，便是一具僵屍；人在一地傳教，若不變成其中的一員，便不認識這些人；人若不奉獻自己，便不能獲得他人」⁴⁰。

1982），46-47頁。

³⁵ 羅光總主教，〈雷鳴遠神父在中國天主教的地位〉，26頁。

³⁶ 耀漢小兄弟會，〈雷鳴遠神父書信集〉（台中：耀漢小兄弟會，1990），33頁。

³⁷ 即保祿於格前九19的教訓：「對軟弱的人，我就成爲軟弱的，爲贏得那軟弱的人；對一切人，我就成爲一切，爲的是總要救些人」。

³⁸ P. Lebbe, citato in Giovanni Barra, *Padre Lebbe, l'apostolo della Cina* (Brescia: Edizioni Martello, 1994), p. 63.

³⁹ Vincent Lebbe & Paul Goffart & A. Sohier, *Lettres du Père Lebbe* (13/07/1901) (Tournai: Casterman, 1960), p. 37.

⁴⁰ 參：同上，19/01/1902，p. 53.

爲做一個真正的中國人，他一切都要中國化：首先是給自己起了一個中國名字——雷鳴遠⁴¹，並練習以筷子用飯，穿中國服裝，練中國功夫，堅持用毛筆寫字；甚至爲了更像中國人，他把妹妹的長辮要來，戴在自己的頭上⁴²。他比中國人更有中國化的心：要求自己不但把心變成中國心，而且從身體面貌也變成中國人。1927年他加入中國籍，因久居天津而被稱爲天津人。他對採訪他的記者說：「不要看我的鼻子，不要看我的眼睛，要認透我的赤心，我是一個道地的中國人」⁴³。一般外籍傳教士往往以披露我國的缺點、貧窮，來爭取外國教友的同情與慨贈；但他卻以中國的優良傳統、文化的深厚，作爲報告的資料。他對質疑他的人說：「隱惡揚善，是任何君子應該做的事，又何況一個有愛的人呢」⁴⁴。

(四) 愛中國人

雷神父不但變成了中國人的一員，而且以強烈的感情熱愛中國人。他說：「爲認識某人，先當愛他。我熱愛中國人，我是中國人當中的一個，我比中國人更愛中國人」⁴⁵。他認爲沒有

⁴¹ 參：Gervase - E. Bartoli, *Il libro delle meraviglie* (Ospedaletto Pisa: Pacini, 2009), p. 480.

⁴² 參：Giovanni Barra, *Padre Lebbe, l'apostolo della Cina*, p. 39.

⁴³ 羅漢小兄弟會，〈雷鳴遠司鐸事略〉《雷鳴遠神父專刊》第2集，3頁。

⁴⁴ 參：趙雅博，〈雷鳴遠神父傳〉，204頁。

⁴⁵ Vincent Lebbe & Paul Goffart & A. Sohier, *Lettres du Père Lebbe* (06/1906), p. 66.

行動的愛是空洞的；同時也認識到「仁義」之美德在中國文化中具有強烈的實踐性，特別表現在「仁者愛人」的具體行動中。當然，對他而言，愛是一種來自天主的神學美德，但儒家的仁義可成爲真理的跳板，引領中國人歸向基督。

要做到愛人，就必須深刻瞭解其文化，盡可能地適應人的習俗和心理。雷神父看重中華傳統的孝道，也精通孝爲仁之本⁴⁶的內涵。雖身在異國，不能爲自己的父母盡孝，但他卻不忘教導自己的信友「百善孝爲先」的傳統美德。他初到河北傳教時，當時的外籍司鐸視國人祭拜祖先的優良傳統爲偶像崇拜。這是傳教的一大障礙。他明悉此情後，就隨時隨地力加改革，並提倡教友們虔誠參加春節祭祖之事。影響所及，華北各省信友由幾十萬迅速增到百餘萬⁴⁷。另外，雷神父曾在教區居民陪同下參觀殉道聖地 Ta-Rias-Chan，當他到達烈士們犧牲之地，便雙膝下跪，滿懷崇敬地收集那些覆蓋在地面上的聖人骨頭⁴⁸。

此外，他也注重踐行忠恕的美德⁴⁹，並藉此教導基督徒寬恕仇人。在義和團迫害天主教期間，拳匪張福堂趁一家之長王先生外出，殺害了所有其他七位家庭成員。雷神父以無比的愛勸勉他。當王先生向張福堂表示寬恕時，兇手抑制不住自己的

⁴⁶ 《論語·學而》二：「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⁴⁷ 參：李鬱塘，〈中國基督雷鳴遠神父〉《雷鳴遠》（臺北：天主教耀漢、德來會，1977），151 頁。

⁴⁸ 參：G. Barra, *Padre Lebbe, l'apostolo della Cina*, p.42.

⁴⁹ 參：《論語·里仁》四：「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是求仁、行仁的基本方式。

情感，放聲大哭，傾倒在雷神父的腳下，迷途知返，並要求準備接受王先生為代父的洗禮。受洗後，張福堂充滿愛火，為主作證，竟將約二百名非教友介紹給雷神父，全部皈依天主教⁵⁰。

為雷神父本人而言，他曾屢次表明自己沒有仇人，但他不否認有不少人，特別是外籍傳教士反對他的傳教模式，尤其反對他建立國籍教區的運動。事實上，他從來沒有對他們表達過仇視或仇恨的態度。面對批評他或向他表示敵意的人，他說：「我寬恕他們，如同我要求天主寬恕我一樣。我發誓，要耗盡我最後的一滴血，出盡我最後的一口氣，為挽救中國……」⁵¹。

1926年，雷神父回到中國時，拜訪了他的中文老師侯鎮海：二人談得正興，葉神父來了。侯老師將雷神父介紹給葉神父，他驚奇地看著他，嘴角顫動地說：「對不起你！雷神父。我今天見到的，不是我耳聞中和想像中的雷神父，更不是我筆下的雷鳴遠。……過去的讓它過去吧！我否定我過去在 *Bolletín de Péking* 所寫有關你的一切……」。雷神父如夢驚醒，握住葉神父的手說：「過去你有你寫文章的理由，不過，誤會不會阻止我們作朋友」⁵²。自那日起，二位成為好友，魚雁往返，直至逝世。

雷神父視中國人如同自己的同胞，以「至誠」⁵³的心愛他

⁵⁰ 參：G. Barra, *Padre Lebbe, l'apostolo della Cina*, p. 50.

⁵¹ Vincent Lebbe & Paul Goffart & A. Sohler, *Lettres du Père Lebbe* (25/03/1917), pp. 123~124.

⁵² 曹立珊，《雷鳴遠神父的神修綱領》，55頁。

⁵³ 雷神父說：「我一生待人接物，惟在一『誠』字」。

們，且毫無條件。1931年，河北高陽堤口等村因水災歉收，萬餘災民難以過冬，村民派代表向雷神父求助，並許下如蒙救濟，就接受信仰。雷神父卻說：「大家進教與否，是另一回事，我一定竭力協助大家平安過冬」⁵⁴。他的弟子曹立珊質問他為何失去如此的良機。雷神父回答說：「救人就是為救人，應表現救人的『誠意』，不可附帶條件」。堤口一帶災民因雷神父的協助，如願以償，就自動派代表請求雷神父在三個村莊成立教理研究班，六個月後有兩千人受洗。他們成為基督徒完全出於自願，並非因著情面⁵⁵。

另有發生在1933年的中日戰爭期間，雷神父積極籌備從軍救護傷兵事宜⁵⁶。在定縣會見唐淮源師長和軍醫處何處長，說明來意：二人見此，喜出望外。何處長拿出一張「衛生隊編制表」告訴雷神父各級官兵薪餉及辦公費的數字。雷神父回答說：「我不要看這些複雜的編制表，我們不要階級，不要名位，不要薪水，不要什麼待遇，只要工作」⁵⁷。由於二人對雷神父素昧平生，對天主教又懷有成見，認為雷神父不是別有用心，就是大傻瓜。六個月後，唐師長被雷神父「無條件愛人」的精神所感動，竟呼雷神父為「十二師之父」⁵⁸。

⁵⁴ 曹立珊，《雷鳴遠神父的神修綱領》，49。

⁵⁵ 參：同上。

⁵⁶ 雷神父下令給他手創的耀漢小兄弟會：停止日常工作，一心從事抗戰。

⁵⁷ 同上。

⁵⁸ 同上。

總之，雷神父的愛完全基於基督的博愛精神。他以完全開放的心，尊重每一個人、每一種文化。他對中國人的愛不但滿全了「仁者愛人」的要求，並以福音愛的見證將其深刻地彼此融合，觸碰了中國人的心弦。可見，儒家文化的仁義可成爲一個促使人與福音（基督）相遇的有效途徑。雷鳴遠神父不但愛中國人，也以同樣的愛熱愛他們的祖國⁵⁹。

（五）為中國而生，為中國而死

真實無偽的愛，不但不違反正義，還要求正義、以正義爲起點⁶⁰。雷鳴遠神父愛中國，也是由於正義的要求。

爲了讓基督的福音有效地進入中國文化，雷神父於 1915 年 10 月 10 日創立《益世報》⁶¹，其宗旨「放世界眼光，謀人

⁵⁹ 民國元年 1 月 22 日，雷神父出版了一份週刊，名爲《廣益錄》，主編人是英欽之。英欽之爲大公報的創刊和發行人，也是輔仁大學前身輔仁學苑的主持人，因著和雷神父的友誼，幫助雷神父發展這項新事業，他盡力發展週刊，週刊因而取得社會大眾的重視。參：Jacques Leclercq, *Thunder in the Distance: The Life of Père Lebbe* (New York: Sheed & Ward, 1958), p. 113.

⁶⁰ 筆者認爲雷鳴遠神父特別在創辦《益世報》、促成「國籍教區建立」和「協助抗戰」這三個方面，不但見證了他對中國、中國人和中國教會的「捨命」之愛，也是對「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儒家道德最高標準的寫照。參：孔子《論語·衛靈公》：「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⁶¹ 1912 年雷神父在天津創刊《廣益錄》，以灌輸新智、昌明道德爲鵠的：這是中國天主教的第一份中文週刊，以後改爲《益世主日報》。

類福祉」⁶²。由於消息準確，言論獨立，以愛國愛教、愛主愛人爲出發點；其內容觸及政治、經濟和文化各層面，大受讀者歡迎。他在寫給總會以及羅馬教廷的報告中，淋漓盡致地表達了捍衛真理與正義的重要性⁶³。面對法國佔領老西開之事，《益世報》痛斥其侵略主義，受辱國際；軍閥時代，毫不留情地指責軍閥禍國殃民的事實，使被攻擊的人員感到無地自容。另有日本入侵中國以後，雷鳴遠神父積極抗日，在報紙社論中，不畏強權，不阿權貴。對那些保全自我的妥協者，無論地位高低，一律大張韃伐。由於雷神父堅持正義和真理的態度，日本攻佔天津以後，平津《益世報》仍然秘密送賣，直至抗戰勝利⁶⁴。

雷鳴遠神父極力主張「中國教會本地化」⁶⁵，並提出「中國歸中國人，中國人歸基督」⁶⁶的口號。他認爲要使中國人認定天主教並非「洋教」，並在中國落地生根、成長茁壯的有效方

⁶² 陳平、王世仁主編，《益世報》（天津：南開大學、天津古籍、天津教育出版社，2004），1頁。

⁶³ 趙雅博，〈雷鳴遠辦報的態度〉《雷鳴遠神父專刊》第3集，92頁。

⁶⁴ 雖在昆明和重慶恢復出版，且抗戰勝利後在各地出版，但只是曇花一現就消失了。雖然那曾經以記載社會生活的時效性著稱且充滿正義感的《益世報》塵封爲歷史，但一個世紀後的今天，《益世報》那仁愛、正義與真理之聲，仍在中國人心中吶喊著。參：陳平、王世仁主編，《益世報》，350頁。

⁶⁵ 他於1920年2月10日就教廷的問卷問題向光主教寫了一封篇幅極長的報告。雷神父另附一封他於1917年9月18日寫給代牧趙保祿長信，此信的副本已由湯作霖寄至教廷傳信部。

⁶⁶ 趙雅博，《雷鳴遠與中國》，1頁。

法，就是培養一群國籍教士⁶⁷。因為只有兼具「中國人」和「基督徒」特質的人，方能使教會完全植根於中國的泥土中。

他指出甚至在某些傳教區，國籍教士的地位比修生還要低下。但事實上，若干華鐸的才華已被肯定，如果他們被擢升為主教應可勝任；傳教士之所以不肯承認他們的能力，完全出於私心⁶⁸。另外，西方列強的保教權也是一大阻礙。以法國保教權而言，它不僅使中國教徒和傳教士產生錯誤認知，也使法國在中國成爲不受歡迎的國家；同時，它對教廷也產生困擾⁶⁹。雷神父向教廷上萬言書，終得以面見教宗陳情，並舉薦了六位中國主教的人選⁷⁰。1926年10月28日，首批六位中國主教在羅馬聖伯多祿大殿由教宗比約十一世親自祝聖⁷¹。雷神父終究

⁶⁷ Vincent Lebbe & Paul Goffart & A. Sohier, *Lettres du Père Lebbe* (18/09/1917), p. 155.

⁶⁸ 其實，許多外籍主教和傳教士的能力也不佳，甚至中文能力都有問題。參：同上。

⁶⁹ 一來是法國的政府反教會，其次是對教廷欲與中國提升關係造成阻礙。參：同上，pp. 256~257。

⁷⁰ 海門教區朱開敏、蒲圻教區成和德、汾陽教區陳國砥、宣化教區趙懷義、台州教區胡若山、安國教區孫德禎。

⁷¹ 民初促成「國籍教區」的建立，有賴三位傑出人物：教宗比約十一世、剛恆毅樞機、雷鳴遠神父。這三位偉人，雖然都不是中國人，卻都和中國建立了極親密的關係：比約十一世被譽爲「中國教宗」、剛恆毅則稱爲「中國之友」、雷神父更是「地道的中國人」。教宗比約十一世是建立國籍教區的決策人、剛樞機是執行人、雷神父是推動人。參：追遠，〈雷鳴遠神父與剛恆毅樞機〉《雷鳴遠神父專刊》第19集（1993年），53頁。

完成了他最熱切「中國歸中國人，中國人歸基督」的願望。這是中國的榮耀，更是教會的榮耀。

雷神父不但為中國教會本地化奮鬥，而且喚醒中國人的愛國意識，使中國人變成強大的民族。他引用《大學》之言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將來中國之責任，尤其在『平天下』……中華民族有最偉大之潛勢力，有建設『世界大同』之魄力。所缺者，唯真有道德智慧領導人才耳」⁷²。雷神父諄諄教導青年們努力求學，注重道德修養，作一個純服務主義者的「好人」！「正己而不求於人」是他屢屢為諸青年所寫的座右銘⁷³。

抗日戰爭時期，雷神父以高昂的愛國熱情積極呼籲抗戰，大力宣傳全民抗日救國。他說：

「中國的傳統政策、民族精神，是『王道』，非『霸道』，所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是王道之精髓……凡對公教教義稍加研究的，必知公教最重服從正命，不取或違。凡正式政權，在其範圍內的所施一切合乎正義、公理、良心、人道的命令，吾人即應無條件地接受奉行。由此可知，天良本強制吾人愛國保國，益以政府命令。⁷⁴」

他不但在《益世報》和各種演講會上發動全民愛國、救國，而且親自率領由 600 餘人組成的救護隊和戰地服務團，在太行

⁷² 黎斌，〈一位可敬的模範國民〉，1939.06.27 於昆明。<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Clergy-Brother/V-Lebbe.htm>

⁷³ 同上。

⁷⁴ 雷鳴遠，《我們的抗戰立場》，1939年7月16日。<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Clergy-Brother/V-Lebbe.htm>

山、中條山一帶擔負起救護傷兵、救濟難民、教育失學兒童等工作。他振臂呼籲：

「人生一切使命，莫不以天主命令——良知或天良——為依歸……若為保衛國家而須犧牲個人一切，犧牲始有代價、始有意義，且亦無上高貴。凡遇家園受威脅、受欺凌、受侵略、受併吞時，能挺身而出，抵抗捍衛，即為義人；若有奇功異勳或有特殊貢獻，行動能登峰造極，即為聖賢。否則，為罪人、為惡人，甚或不能與人類為伍的動物。⁷⁵」

抗戰期間，一些少數日本天主教徒曾發表一份通函，要求中國教友主張和平⁷⁶。雷神父直言道：

「不錯！和平是一件偉大的善事……但並非最大的善事。還有一個更偉大、更寶貴、為人絕對重要的善，那便是正義……信仰讓我們尋求天主正義的國……此外，和平應該奠基在正義上，如其不然，和平乃是虛偽的、欺騙性的、短暫的……基督教的良知從未接受過這種安寧。⁷⁷」

他又指出教會與天主選民以色列的抗敵史，和聖女貞德抵抗英國，全都是為了正義和出於正義的理由。雷神父寧願「殺身成仁，捨生取義」⁷⁸也在所不辭。他曾寫信致胞弟伯達神父：

⁷⁵ 雷鳴遠，《我們的抗戰立場》，1939年7月16日。

⁷⁶ 這是一封違反正義的書信，因他們要求和平而不承擔對中國人民造成的侵略和損害責任。趙雅博，《雷鳴遠與中國》，129頁。

⁷⁷ P. Lebbe citato in Jacques Leclercq, *Vie du Père Lebbe* (Paris: Casterman, 1961), p. 320.

⁷⁸ 孔子《論語·衛靈公》：「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

「我寧願死，也不願苟延殘喘、貪生怕死、表示中立、不敢直言善惡。如果我不能為受壓迫的人流盡我的血，生不如死！即使全世界只有我一個人在那裡搖旗吶喊，為表示我這基督徒反帝國主義惡魔所有的義憤……不！我永遠不會是一隻不會叫的啞巴狗……。」⁷⁹

不幸，雷神父竟被中共軍隊拘捕、軟禁和折磨，終究一病不起，一命歸天⁸⁰。

這個因愛而震撼世界的正義之聲，就此喪志一歿；但他留給我們的遺訓「我為中國而生，為中國而死」的精神，將會永遠活在每一個人的心中。正義之光，終必照亮世界！

總之，雷神父在四十年的福傳生涯中，秉承了基督的救世精神，有效地彰顯了仁和義的價值，並以此為起點具體地活出了愛與正義的福音。他為一切人，成為一切，不分彼此，一視同仁；他為正義真理而奮鬥，維護了全體中國人的尊嚴。他空虛自己，不但使自己成為中國人，更將仁愛與正義的福音散播給自己的同胞。他是一位適應時代、適應社會、適應文化的踐

成仁」。

⁷⁹ Vincent Lebbe & Paul Goffart & A. Sohier, *Lettres du Père Lebbe* (20/09/1939), p.307.

⁸⁰ 1940年6月24日，雷鳴遠神父逝世於重慶。同年7月18日，中華民國政府以1287號褒揚令公開褒揚。在11月29日重慶市召開的追悼雷鳴遠神父的大會上，蔣介石親題輓聯：「博愛謂之仁救世精神無愧基督；威武不能屈畢生事業盡瘁中華」。參：羅光，〈雷鳴遠誕辰百周年〉《雷鳴遠》，81頁。

行者。他由仁義之門進入福音的核心，見證了基督「仁愛與正義的國」，觸碰了中國人的心弦。雷鳴遠神父可謂近代中國天主教本地化當之無愧的先驅⁸¹。

雖然雷鳴遠神父的時代還沒有本地化（inculturation）的神學專用詞彙⁸²，但說他是三百年後在完全意義上承行「利瑪竇規矩」的西方傳教士的第一人，毫不為過。他確實做到了「仁義」的要點，並且以踐行福音的精神為儒家仁義的發展開拓了更深更廣的空間。正如蔣復璁所言：雷鳴遠神父一生熱愛中國、熱愛中國人和中國文化，他為中國而生、為中國而死，達到了「尊神、樂道、順天、不惑、不憂、不懼，天人合一的境界」⁸³。這對今日實現中國天主教福音本地化的探求之路，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三、對於實現福音本地化的啟示

本地化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國天主教會應加以認真對待的主題。筆者認為，儒家的仁義在實現福音本地化方面，可謂一必要而有效的元素。儒家的仁義之道可以為那些願意尋

⁸¹ Cf. J. Kerkhofs, citato in Léopold. Levaux, *Pensieri e massime di padre Lebbe : apostolo della Cina moderna (1877~1940)* (Bologna: Nigrizia, 1960), pp. 17~18.

⁸² 參：Jean Paul Wiest, "The Legacy of Vincent Lebbe",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23/1 (1999), p. 37.

⁸³ 蔣復璁，〈對雷鳴遠司鐸「真愛人、全犧牲、常喜樂」哲理的理解來紀念其百年誕辰〉《雷鳴遠神父專刊》第4集，95頁。

求真理的人提供信心的意念、意義的基礎：仁義不僅是身為人的基本美德，也是引導人們建立兄弟友愛關係、走向和諧統一、啓發人心的生活原則。如果西方神學可由希臘哲學得獲支援，那麼，中國神學研究也可以結合仁義。今日，中國需要發展適合自己國情的神學，才能有效地實踐福音；並且需要一種新的神學來說明每個中國人在其語境和現實生活中，如何成為更完全的「中國人」、更虔誠的「基督徒」。這似乎正是發展「仁義神學」之關鍵所在。仁義的神學可以發現生命之源的天主，並以愛與正義的生活姿態詮釋「人」生的獨特價值和真正意義⁸⁴。可見儒家文化的仁義，不再只是載運福音的媒介和福音的脈絡，它也是神學的素材，含有天主的恩典與拯救在內⁸⁵。

首先，無論是儒家的仁義，還是福音中的愛和正義，他們都含有豐富的內涵並與人的生命息息相關。儒家的仁義乃生生之德，具有強烈的實踐性，引導我們在「愛人」中走向完美，以實現中華民族「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大同理想。福音所啓示的愛和正義成為基督徒的基本美德，人對天主之愛的回應已不再只是一條「誠命」⁸⁶，而是在天恩天啓的助佑下自由地活出基督徒的愛與正義，以實現天主對全人類「一牧一棧」的偉大計畫。

在華夏文化的仁義和福音天恩天啓的愛與正義的相遇中，

⁸⁴ Cf. E. Ducomet, *La chiesa e la Cina*, 88.

⁸⁵ 參：《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22 號。

⁸⁶ 本篤十六世，《天主是愛》通諭，1 號。

一種新的文化已慢慢進入了我們生存的世界，它們可謂「水乳交融」，形成了多元統一的整體思想。儘管如此，儒家的仁義仍能從耶穌那裡獲取動力與新生。孟子強調「仁也者人也」⁸⁷，以對他人的親切關係界定人之所以為人，同時又肯定實踐仁義者具有「天爵」，即享有上天所認可之無上尊嚴。宋朝的張載於《西銘》中，可謂最能表達出「仁義」的博愛胸懷：「凡天下疲癯殘疾，茕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程頤於《二程遺書》卷二上更肯定了「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然而，耶穌以其神性的無限超越，為全人類及每一個人完成了仁愛與正義的祭獻，使每個人都能與祂合而為一，共享同一神性之生命。祂使中國人所期盼的「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理想更能成為事實。

其次，仁義的生生之德要求人體驗和感受他者的生存狀態，達到一種維護人人之「生」的精神共鳴，從而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而耶穌對最小兄弟的愛才會使人獲得真正的自由和力量，進入人際關係的和諧共融。這正是雷鳴遠神父秉承基督的精神，在「最小的弟兄」中國人身上的所做所為。他在仁義的文化中發現聖言的種子，運用恰當而卓越的方法把基督的信仰通傳給中國人。其實，福音的博愛精神形成了一個很重要的表達，就是耶穌所講的「非人，於人」，越是高的人，越是要成為他人的僕人。這種「僕人領導學」⁸⁸，即作為領導一定要像

⁸⁷ 《盡心章句》下，十六。

⁸⁸ 唐曉峰，〈仁愛公平正義的精神正能量——關於後殖民時代哲學和

僕人一樣來服事人，我想這種僕人精神也可能是我們中國文化的仁義需要吸收的。在僕人精神的年代，我們無論有什麼地位、代表什麼身分，人人是平等的。

今天，廿一世紀的世界已經為我們顯示了時代的徵兆：國際恐怖主義組織冒起、恐怖襲擊活動愈加頻繁、軍備競賽開始復興、社會矛盾日漸激烈、倫理道德大大滑坡……面對這種全球性的危機，中國需要一種「接近生命的神學」⁸⁹——仁義的神學，因為它能夠充分弘揚基督教教義中友愛、正義、和諧與共融的豐富內涵。福音本地化的目的是基督化，或更好說，使各種文化都福音化。它們要由於與福音接觸而革新⁹⁰。所以，本地化應該是基督福音在不同文化中廣傳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是途徑，而不是最終目標。促使文化的更新 (Renewal) 才是目的。

希伯特曾指出，基督信仰對人生及文化提供一種新的詮釋 (Hermeneutic) 和新的透視 (Perspective)⁹¹。耶穌基督死而復活，對每個人、每個文化都提供了一個新的亮光。耶穌來到世上，不是要拯救文化，而是拯救人類。然而同時，祂要來更新文化、轉化文化——雖然沒有一種文化能夠被徹底地被轉化到完美的

信仰的對話》《文化中國》，2014年第1期，8~9頁。

⁸⁹ Michael Amaladoss, "C'è un modo asiatico di fare teologia?", in *Teologia in Asia* (Brescia: Queriniana, 2006), p. 39.

⁹⁰ 《在新世界中傳福音》勸諭，20號。

⁹¹ Paul G. Hiebert, "The Missi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an Epistemological Shift", *TFS Bulletin* 8/5 (May-June 1985), pp. 6~11.

程度⁹²。我們迫切需要文化更新，但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內在的心靈。然而，當使用的手段僅限於學術和理性方面時，本地化也不可能實現。所以，福音本地化不但需要尋求在神學上相容與貫通的發展，而且需要活出福音仁愛與正義的見證。因為只有建基於愛與正義的本地化，才能自由地讓基督的福音在當地人民的文化及生活內降生或生根，成為完成中國夢想，推動仁愛、正義、和平的正能量⁹³，並建立一個能夠打動中國人心的「華人教會」。

結 論

天道運行不息，天主永在創造中。作為中國基督徒的一份子，福音中國化是歷史的必然，這需要有更多具有雷鳴遠神父精神的傳教士，真正地把天主的愛行在中國大地，深入瞭解中國文化，但不帶文化上高人一等的態度，而用謙卑的精神服務人群。今日福音本地化的進程中，我們也需要強調新的福傳途徑應堅持良心良知良性（仁義之本心），不以妥協求發展。雷神父善於變通、勇於堅持、百折不撓，但從未犧牲良心。故蔣中正對雷神父蓋棺論定之詞為：「博愛之謂仁救世精神無愧基督，威武不能屈畢生事業盡瘁中華」⁹⁴。

⁹² 莊祖覬，《契合與轉化：基督教與中國文化更新之路》（臺北：雅歌，1998），123~124 頁。

⁹³ 唐曉峰，〈仁愛公平正義的精神正能量〉，4 頁。

⁹⁴ 趙雅博，《烽火中的雷鳴遠》（臺北：自由太平洋文化事業公司，1965），244 頁。

雷神父來華一百多年過去了，但他的形象及所留下的遺產，對今日正在努力推行福音本地化的中國人具有反思意義。特別在梵二大公會議特有的開放及交談的氣氛下，雷鳴遠神父的福傳精神與方法顯得更有活力和實際。正如《教會傳教工作法令》11 號在描述基督徒應有的態度時所言：

「為使基督徒能夠有效地提供基督的見證，他們應該謙敬仁愛和別人聯合在一起：應該承認自己是共同相處的人群的一份子；應該藉著人類生活的各種事業與關係，參加文化與社會活動；應該熟悉地方的風俗及宗教傳統；應該以欣然起敬的態度，去發掘蘊藏在這些事物中的聖道的種子……。」

只有藉將啓示與本地文化有創造性地融合為一，才是一個有機的、生活的本地化。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筆者期盼更多具有學術眼光的智者和聖者湧現出來。正如萬千花朵總是向著太陽開放一樣，信仰耶穌基督的神學也必然會呈現出和而不同、理一分殊的多彩奇妙境界。願「仁義的神學」能夠作為普世合一的基調，與福音書中的愛和正義在歷史的長河中相遇相知，共奏生命之歌。同時，也期盼以此專題作為相關研究的先聲，鼓勵更多對雷鳴遠神父感興趣的研究者投入此領域，在真理之風的吹拂下，開創更豐富且更具時代精神的以「仁義」為起點的福傳。

筆者在此分享，只為拋磚引玉，期盼引發更多的迴響，同時祈願諸博雅君子，不吝賜正。